

牛！

NIU A NIU

牛啊，

金乃祥 著

牛要吃草、吃料才能闷头苦干。若是两样东西肚里皆无，它还能玩活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牛
啊，

牛
！

NIU A NIU

金乃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牛啊,牛!

作 者:金乃祥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通化师范学院照排印刷中心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37.6 千字
印 张:6.2
版 次: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438-3/I·1398
定 价:16.80 元

：示題名內

。業經小陸融莊中祥得希業怡平 02 人查特吳友

跡並亦與昨雅與靜月時因山白著丁知以品計會聯大

爾言計。亦與昨雅與靜月時因山白著丁知以品計會聯大

全。亦與昨雅與靜月時因山白著丁知以品計會聯大

，亦與昨雅與靜月時因山白著丁知以品計會聯大

中从，斯因在斯時與會平个喜恭，綠，青，也于致映守

。益於怡同不擬料食

牛啊，牛！

影片內容摘要 (1)

導演口 (18)

附：影片文字劇本(口) (22)

山峰上 (34)

小活人的故事 (38)

解道 (39)

北線大 金形肉正 金形肉正 金形肉正 (40)

平角 北線大正 北線大正 北線大正 (41)

平角 平角 平角 平角 (42)

解道 解道 解道 解道 (43)

小活人 小活人 小活人 小活人 (44)

解道 解道 解道 解道 (45)

解道 解道 解道 解道 (46)

解道 解道 解道 解道 (47)

内容提示：

这是作者从50年的业余创作中选编的小说集。大部分作品反映了长白山区的民情风貌和历史进程的社会变革。人物描写鲜活，故事情节生动，语言简练朴实，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厚重的乡土气息。全书虽然近半数作品是为孩子们写的，但从整体来看，它却适于少、青、壮、老各个年令段的读者阅读，从中会得到不同的教益。

有这样一位老哈哈

目 录

- 代序一 有这样一位老哈哈……………朱 雷(1)
代序二 怎一个情字了得……………钟耕娟(6)

第一辑

- 候补民兵转正……………(13)
锦江渡口……………(18)
 附:动画片文学剧本《渡口》……………(22)
山岭上……………(34)
小猎人的礼物……………(38)
解救……………(47)
含泪的花朵……………(80)
几棵大玉米……………(91)
爷俩……………(101)
甜妞看瓜……………(104)
山丫头……………(113)
 附:儿童电视剧《夜闯两江口》……………(121)
瞎司令娶亲……………(137)
玉莲姑娘……………(143)

第二辑

山路上.....	(151)
初春.....	(157)
女木匠.....	(165)
挖参记.....	(173)
采树籽.....	(179)
鹿鸣翠谷.....	(186)
牛啊,牛!.....	(193)
公安局长和他的女儿.....	(200)
见证.....	(208)
根(《见证》续篇).....	(244)
傻气劲儿.....	(261)
家丑.....	(266)
窗外已是春暖花开.....	(278)
附录 结构与创造,如影随形..... 潘延廷	(293)
作者后记.....	(297)

有这样一位老哈哈

朱 雷

关东山，三大怪。随时代之发展进步，此三怪今日若依然作怪那才为怪。关东山，三件宝。于今靛鞞草之宝贵地位自然为鹿茸角所占据了。不过朱雷先生以为此举差矣！关东山分明另有一宝，其价值远比鹿茸角珍贵百倍，为何便宜了鹿茸角？能出口创汇吗？

朱雷先生所说之宝不是珍禽稀兽，不是奇草异花；是人，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哈哈^①——金乃祥先生。

金先生是满族正黄旗，爱新觉罗氏。不管人是不是大清皇族之后裔，远扯近联皆与努尔哈赤那张野猪皮^②有关。金先生笔名甚多，最常用的是金鑫。他的朋友常与他开玩笑：这老家伙想发财，瞧那名儿，左边一块金还嫌少，右边一摞金拄上天。虽说金先生名姓皆金，但先生五十余年一直囊空如洗。天可怜见！

金先生穷，穷的是钱。金先生又富，富的是书。金先生之藏书比之省内外藏书大家不敢言多，但于长白山区私人藏书比他再多者，恐怕少有。金先生每次公出，闲来无事只有两大去处最为惬意。一是不论时间早晚，拍开老友家门，讨杯小酒，叙叙旧情。二是无需别人奉陪，逛遍大小书店，拣回几册，鄙帚自珍。去金府做客很随便，因为他不讲客套别人亦不必客套。有饭你自管吃，有酒你自管喝，累了你自管躺上床，有尿你自管上厕所。但有一去处你最好不要去，去了也得倍加小心。那地方不安全。那地方即是书房。记得某年冬日，那摇摇晃晃的四壁书架，便有一架实在不堪忍受多年重负，别无选择地突然倒塌。好在此书架久居金府，必定与金家有些感情，除了不好意思地压碎几张陈年旧桌朽几以示抗议外，只给了金先生之小外孙女一点小小虚惊。金先生古道热肠，无论何人有求于他，他皆以为荣甚少吱唔。只要他办

得到的他无所不应，从不卷别人的面子。只有一事不成，借书不成。在书与面子之间抉择，他宁肯撕破面子给你而书绝不借你。朋友们知之不怪。比如小辈朱雷每去金府请安，见其书架又增新书且对了口味，便从不流出饕餮之涎，便总是小心翼翼将其从书架取出，翻了又翻且长吁短叹。之后不久，说不准金先生从何处出差归来便会拿出那书递到朱先生手中。朱先生收起书从不言谢，当然差不多朱先生总是忘记付钱。这怪朱先生生来健忘。

朱雷先生现今以为小小鹿茸抢了大大金先生关东之宝之位置，实属决策之人鼠目，金先生才是宝。于长白山区的文学艺术事业来说，金先生如放山人的大把头，常年累月带领一帮伙计寻宝采宝护宝献宝。此事别人无法妒嫉，人家金先生是旗人么，人家金先生其先祖老罕王即以放山采参起家，金先生善于苦于乐于干此营生实属承继祖业。切不说金先生四十余年如何如何写小说写剧本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如何如何为国家为省里培养输送了多少多少文学人才，如何如何为长白山区捧回多少多少国家奖省级奖，如何如何其尊姓大名上了多少多少大辞典名人录；切说说他老人家为此项事业赋出了些什么吧。

孜孜不倦，呕心沥血……这类珍贵词语若用在类似朱雷等某些浅薄小子身上说不准会令其涕泪横流，但若用在金先生头上便有些可笑滑稽了。有例为证：某年初秋，金先生独自下乡采访，虽有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良辰美景，但天色向晚，金先生亦只得收起雅兴继续赶路。想不到半路跳出一条好汉——一只近千斤重的大狗熊拦路剪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大狗熊斗？……金先生想来思去以为还是不与其斗为好。金先生想通之后便一改平日之企鹅步姿毫无风度地撒腿逃窜。当然，彼此遗憾的是没有国际裁判在场，若不秒表一卡，那位服用兴奋剂而创造百米世界纪录的本·约翰逊也只能望其项背。待七八里山路金先生一口气跑完，村人问他：那只能怎么没追你？金先生不置可否。其实那日那只熊当真追了他几步，追着追着一定是看出金先生身上无肉，追上了也没啥可吃的便不再追了。还有一次，某年冬夜，为收集民间文学资料金先生已赶了一天山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金先生身上无力腹中少食不说且无比寂寞，真盼得会有一只雪山飞狐——最好是位年轻貌美的女狐——自天而降。走着走着果真有脚步声于身后羞羞答答，是蒲松龄老先生结识的那位可人的左边一小犬右边一大瓜的狐小姐吗？金先生乐不可支侧转身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什么狐小

姐、狐先生都不是，是狼大人！金先生生于山林长于山林深知狼大人之禀性脾气。金先生依照规矩扯起嗓门大声向它请安，狼大人思想深沉不予理睬。金先生哈腰打千随时赠之以石块，狼大人吃肉不吃石块。金先生当时一定悔之莫及，为何不听从蒲老先生之劝告，如那位夜间行路的屠夫也准备些碎肉或骨头什么的？走走停停，吵吵闹闹，二位先生一直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相继走到村口。见有持枪民兵出村迎接，狼大人才不得不孤傲地蹲坐于高岗之上，以一双绿目遥送一餐美味哆嗦进村。为了文学事业，如此要他金先生小命、中命、直到老命之经历颇富有戏剧性，若有哪位冤大头企业家肯出血赞助，朱雷先生一定肝脑涂地组织个草台班子拍他一部电视连续剧。

以上是为天灾。天灾虽多，伤一时之神而未伤其心。以下是为人祸，人祸不少，泯青春年华而未泯其志。

从面相上看金先生，天庭不可谓不饱满，地阁不可谓不方圆，眉不可谓不清，目不可谓不秀，鼻不可谓不直，口不可谓不阔，年轻时不可谓不风流倜傥，年长时不可谓不风韵犹存。但他就是命途多舛。凡国有难时，他皆抽上上签；凡百废兴时，他皆抽下下签。

别的略去，单说文革十年。

在那个连花与草均无一幸免被确定了阶级属性的年代，金先生十几年来收集的创作素材、民间文学资料及一大批珍贵图书被掳掠一空十分正常；金先生从一介穷儒被突击提拔到“黑帮头目”之领导岗位十分正常；金先生从一家数口挤于一间草屋被特殊关照乔迁于“单间”并配以专职人员日夜守护“享受”“高干”待遇十分正常。但不正常的是金先生自己。他不识抬举。每次造反派们把他推举上台扮演主要角色他都不予配合。譬如有一次登台演出，造反派问道：“社会主义搞得是红海洋，为什么你在小说中说森林是绿色海洋呢？这不是想复辟吗？”他老人家答曰：“森林要成了红色海洋，那准是起山火了。”问话精采，答话幽默，演出颇有喜剧效果。可惜结局大大不妙，他老人家成了那些业余拳击运动员们操练的沙袋了。其实何必叫那份真，换句现代流行的话，与他们“玩玩轮子”有何防，起码那几根老骨头也少挨点砸巴。

有人说他直。有人说他犟。据朱雷先生多年观察，金先生一直屡遭磨难除以上两大因素外还有两大因素：一是嗓门大，二是眼珠子大。他嗓门大，比如他打电话时，聪明人一般是拔腿便逃，逃到至少与之相隔两个房门的屋子里，并立即把门关好，为保护好耳膜嘛。单是打电话之类小事，他嗓门大些倒

也无关大局,要命的是在一些重要场所重要人物面前他亮大嗓门便不妥了。更要命的是在亮大嗓门的同时他又眼皮子一拉牵,瞪圆大眼珠子那更是大大的不妥了。他眼珠子大,本来令小眼睛的朱雷之流艳美,但他发火时,那双大眼睛便立即使人想起恐怖片中那些镜头了。而他发火时又太多,大概小鬼子当年溃逃时把大批的火药都藏在他肚子里了。对此两大,朋友们深知。深知便一笑。深知便不怪。别人呢?

某年春节,一位主管文化的领导同志去给他拜年。推开屋门,见他正趴在炕头上给业余作者修改稿件。一问,得知他正病着呢。大过年的,病着也不休息,这位领导深受感动,说:“老金呀,你真是老黄牛!”没想到金先生回了这么一句:“我可不是什么老黄牛,我是老黄驴,我炮起蹶子也够你受的!”啧啧,啥都明白,就是不改。这人!

五十余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金先生也该发福了,可他依然瘦似枯木。金先生之瘦应了老百姓那句俗话:吃肥了走瘦了。至今,他老先生上窜下跳前跑后颠之习惯依然未改。今日高家庄,明日赵庄,后日马家河子,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他居家望月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他的朋友多。他的朋友虽遍及三教九流,但差不多都有同一爱好——爱好文学艺术。在政府官员中——虽然他也是政府官员——他一般是木鸡,只有在朋友中间他才是活鱼。他爱笑,只笑给朋友看。爱微笑,笑即露齿,没半点小家碧玉之教养。他笑无声,笑声留给别人,这确有大家闺秀之风范。他的笑一般都在酒桌上,酒喝得越多,他的笑纹越多。他的笑是用酒浇出来的——雨不洒花花不红嘛。“金老师!”酒桌上一些年轻朋友出于敬重这样称呼他。“别叫我金老师,我是你金老兄!”此时,你得听他的,你只有听他的他才会天真一笑,才不会向你瞪眼珠子。你只有听他的,他才对你倾心,对你剖心,对你舍心。几年前,老友们劝他:“乃祥啊,都五十多岁了,该把肚子里的玩意写出来了!”他听完只呲牙一笑了之,照样为别人改稿子,照样为别人整理书,甚至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抖落出来送给别人让别人名利双收。

朋友多了确是好事。但以朱雷先生观点去看,金先生交友实在太多实在太滥。“给他点阳光他就觉得灿烂,给他点微笑他就觉得是爱情。”这话不是朱先生说的亦不是单独说给乃祥先生的。“给他几杯小酒,给他几句好话他就觉得是朋友”,这话确是朱先生说的亦是说给乃祥先生的。现回过头看看,在金先生众多的朋友之中,一阔脸就变的大有人在,摆下棍子打花子的大有

人在,把他老人家当做破抹布用过之后扔在地上然后再吐口吐沫的大有人在。而他依然是他,一个年过半百痴心不改的老爷子,一个为扶植文学青年恨不得把血都输给别人的傻老头。

乃祥先生!

永远的生菜蘸大酱,永远的干豆付卷大葱,永远的食草动物。永远的中山装——只限于黑蓝两色,永远的黑皮鞋,永远的革命标准件。永远的大眼珠子,永远的大嗓门子,永远的不会打弯的直肠子。永远的把“人”读作“银”把“吃”读作“此”,并不时以“干啥”“那什么”等语意不详又人人明白的语言讲话的乡巴佬。永远的不喝水,永远的只喝酒——啤酒白酒葡萄酒,永远的酒喝得越多脸上笑纹越多的可亲可近的金老兄。你才是关东一宝!今日,朱雷先生真想与你共谋一醉,但已不能。朱先生已与你一样,因身体不适医生已令其戒酒了。据说现在在酒桌之上,二位先生已被朋友们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了:你是大熊猫,朱雷是金丝猴。不过听说朱先生至今对此仍颇有牢骚,他觉得他应该是呆憨可笑的大熊猫,你才是瘦骨嶙峋的金丝猴。这至少从体态上看合理。

原载 1992 年第 4 期《文坛风景线》

①“哈哈”(Hana),满语,汉译为“男人”,指成年男子而言。在此,谓老头子之意。

②努尔哈赤:满语,意为野猪皮

怎一个情字了得

——满族作家金乃祥印象及其文学创作散记

钟耕娟

他瘦骨嶙峋，令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包身工》里的“芦柴棒”。只是他的瘦，并不是因为受了什么人的压榨或是营养不良，而全是因为多情。情多，心思便重，心思重便耗心血。如此，即便天天人参燕窝地供着，恐怕也断难养成其玉环之膘儿了。

他生就的古道热肠，扶掖文学新人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就是习武之人讲究的看家绝活儿、防身的“最后一招”，他也毫不保留地抖搂出去。他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就怕：青取之于蓝却不能胜于蓝。他天生的大嗓门儿、永远的中山装……

此乃何许人也？大号金乃祥、笔名金鑫，吾辈俗称金老爷子^①。老先生原姓爱新觉罗，属满族正黄旗，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通化市前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十多年前，在某部一位爱好文学的团首长做东的酒筵上，我结识了金老先生。他给我始终如一的印象就是：正直坦荡、宁折不弯，单纯如童、纤尘不染，不会指鹿为马、更难以委曲求全……他喜怒形于色：笑起来像慈祥老奶奶，全没了阳刚男儿之肃穆；怒起来双目圆睁、青筋突起，全不讲半点儿绅士风度；更甭提爱新觉罗后

裔的“王”者之尊。他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无，每每用一颗真心换得别人半个假肝；他好杯中物，二两烧酒下肚便可成全他做快活神仙，于是天下没有了不可饶恕的人，也没有了想不开的事。他“损”你让你没法恼，因为你知道他嘴黑心不黑；他夸你也不会使你飘飘然。因为在你忘乎所以时他总忘不了煞风景地来句“不过呢”、“但是呀”之类的转折。

如此一个倔巴佬，冠之以“多情”是否有些牵强附会了呢？绝不。老爷子的大眼珠子、高嗓门儿和“黄驴”之倔同时“出击”时，往往只限于对不对之事、不敬之人、不善之行或不义之举，且他的“多情”常常就掩藏于他的几大“特征”之中。比如前些年，有人因为一篇关于法制的稿子受到一位上级领导指名道姓的批评。老爷子当时就拍案而起：怎么就不能谈民主、讲法制？我们受官僚主义和无法无天之害还少吗！对方哑然。又有狂热者盯上了一位有志的文学青年（现为省里赫赫有名的文化部门领导），硬要把其人其文定成“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后快，又是老先生瞪大眼睛、抬高嗓门儿地据理力争、挺身相护才使之幸免于难。《长白山》杂志创刊不久，面对大量的稿件有人提议印些退稿信，仍是这位倔老爷子唬着脸、大着嗓门儿对年轻的编辑们谆谆教导，讲千篇一律的油印退稿信如何如何会损害初学作者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太不“人道”云云……您能说，这桩桩件件不关“情”吗？

老先生的门生多，光现在活跃在政界、文坛或文化部门的知名者就不下数十人。我市已故老作家马犁、赵赴以及红及大江南北的高光和现任深圳招商文化艺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正干得如火如荼的马德才等都曾师承老爷子并得到过他的热心扶持与提携。

时至今日，听老爷子的一个个故人讲他一段段的往事，你仍会动情动容、感慨万千：一位政界官员深情地回忆他初学写作时老爷子是怎样精心为他改稿的。一位眼下文坛正火的少壮派作家也憨态可掬地讲述老爷子早些年对他的种种好处：什么带他下去采风、

教他编稿啦，想方设法带他去省里开会、提供机会让他见世面、开眼界、向行家们取真经啦什么的。当然还包括教他怎么和山里人喝酒啦等等。

这些“怀旧”者总还是真情有意的人，至于老爷子掏心掏肝地把自己多年的心血都捧出去，笑咪咪看着别人成了什么名什么家，人家硬了翅膀却再不肯回头看他一眼甚至翻脸无情者也不是没有。老爷子伤心一阵照样一如既往、乐此不疲地该咋做还咋做。纵然被朋友们嗔怪“吃一百个豆儿不嫌腥”他也不思悔改，下一次对人还是翻肠倒肚。

于是乎，朱雷先生便精辟地指出：“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创作的实践者，金老先生的存在，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许多作品，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开拓者，是他与老一辈的作家们的辛勤劳作使长白山下这块不生长文学的蛮荒之地从此有了文学……”

共和国 50 华诞的礼炮还没点燃，市作协刘伯英主席便先忙着他的前任张罗举办文学创作 50 年“金婚”纪念会。

初秋，一个风清云淡的日子，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花草、瓜果及稻谷的混合香味儿，在提醒着耕耘播种过的人们：庄稼成了，果实熟了，该收获了！这一天，市人大五楼 60 余人的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原文化艺术界的老领导李林昌、刘凤田、于振华来了，现任领导侯振峰等也来了；老作家刘昌璞、刘博、莫华来了，少壮派朱雷、吕明辉、谷凯、运新华等也来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全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曹保明先生和省朝文版《长白山》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北大朝文研究所研究员南永前先生也专程赶来了！他们来祝贺，他们来讲述，他们来追忆……

看到与会者的阵容，听着介绍老爷子的生平和别人对其旧事的缅怀，我才第一次全面而立体地认识了金老先生其人其事，并由

衷感到：老爷子真不白姓了一回“金”又叫了一个“鑫”，其生命的含金量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呀！

想不到老爷子还在别人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就迷上了文学并开始发表作品。想不到他非但民间故事写得棒，还是搞儿童文学的行家里手——他创作的低幼读物单行本《渡口》被北影拍成河北梆子戏曲片上映，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动画片并制成画册，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发行国外，而且他还是吉林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呢。他不但发表了300多篇民间文学作品，并有小说《牛啊，牛！》等多篇文章获奖，同时还热衷于诗歌、散文、小说、电视剧本等体裁的创作。更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两年前老爷子正式退休以来，没有了繁杂琐事的牵累，更是连连重拳出击，和北京的老同学邓加荣联手合写了20集电视连续剧《刘罗锅断案传奇》（现已拍摄完毕待播）并以此为基础加工成长篇历史小说《刘罗锅断案故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还完成了中篇故事《坟茔地里断案》及多篇人物特写、散文等。

由此可见，朱雷先生说老爷子在文学创作上是“早恋、早婚、早育、多产的典型”而且“并不专一，像《天龙八部》中那位段王爷，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迷一个，哪个也不撒手，处处留情……”不但师出有名而且是多么的恰切而生动！

迄今为止，老爷子已荣登《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吉林省志·文化艺术志·文学》卷等12种世界、国家和省级典志名录。1997年11月，省委宣传部、省作协联合作出决定，表彰对我省文学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作家并对30位离退休老同志颁发“特别纪念奖”，老先生榜上有名。今年7月，他又被省民协推荐为“吉林省文联世纪艺术纪念奖”和“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的人选。

还有，通化地区第一个大型文学季刊《长白山》也是老先生与另一位已故之人创办的。同时，他还曾协助南永前先生为《长白

山》朝文版的诞生做了大量具体而有效的工作。

老爷子，你是春蚕，总为织就他人美丽的嫁衣而不停地吐丝；你是蜡烛，燃烧着自己为求索者照亮着脚下的路；你是孺子牛，总是默默地做着第一个扶新兵上马的人；你是人梯、铺路石，甘愿让人们缘着你攀登前行，去领略更高更远处的绝妙风景……也许你自己园中的花朵不像旁人园中的开得那么大红大紫、艳丽芬芳，可别忘了：在别人热闹的枝头上也绽放着你的骄傲！

老爷子，走近你，我才深味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内涵；解读你，我才领悟了“人间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的真谛；透视你，我才看到你作为拓荒者的精神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句子里永生不灭……然而老人家，必竟“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了，痴情播种痴情育苗好酒贪杯的您在月冷风寒之夜或雨雪交加的日子，还是多多珍惜一下自己的花甲之躯吧。须知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连身后一片礼赞您也无从听见，只有健康和快乐才是实实在在的属于您自己的福啊！

老爷子，我又说错了吗？没关系，大不了再被您多骂一句“死丫崽子”，耳根热一阵罢了。

原载 1999 年 9 月 4 日《通化日报》“山城周末”

①老爷子，是当地晚辈人对长辈尊重的一种称呼，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因素。